



國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

錢

穆著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

錢 穆 著

1979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

基本定價叁元陸角叁分

著作人 錢 剛 穆
發行人 莊 剛 穆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臺業字第〇一七九號

序

余治宋明理學，首讀近思錄及傳習錄，於後書尤愛好，及讀黃全兩學案，亦更好黃氏。因此於理學各家，乃偏嗜陽明。民國十九年春，特爲商務印書館爲有文庫編撰王守仁一冊，此爲余於理學妄有撰述之第一書。民國四十三年來臺北，流亡喪亂，羣思振奮。總統 蔣公提倡王學，友好勸余重刊舊著，遂稍加增潤，改名陽明學述要，由正中書局印行。前後相距，則已二十有餘年矣。然余於此二十餘年中，思想遂有變。民二十六年，在南嶽，多讀宋明各家專集，於王龍谿羅念菴兩集深有感。余於程朱，亦素不敢存菲薄意。及民國三十三年在成都華西壩，病中通讀朱子語類百四十餘卷，又接讀指月錄全部，因於朱學深有體悟。民國四十年、四十一年，寓中國思想史及宋明理學概述兩書，於舊見頗有更變。及民國四十九年赴美講學耶魯，始創爲論語新解，前後三年，遂卒逐句，不憚反覆，乃知朱子之深允。民國五十三年，始竟體通讀朱子文集百四十

卷，翌年又再讀語類全部。遂於民國六十年，完成朱子新學案。前後凡六年。此後又爲朱學流衍考，自黃東發以下，迄於清代之羅羅山，逐家參究，乃於王學，更深覘其病痛之所在。本編彙集討論明代學術，乃若於王學多有指摘。回視最先所爲王守仁一書，則已相距四十七年矣。余不善門戶之見，尤念民國五、六年間，余授課於本鄉蕩口鎮之鴻模小學，暑假護送學生至蘇州考中學，隨身獨携陽明傳習錄，於考場外客室中研玩不輟，距今則踰六十年矣。雖此六十年來，迭經喪亂，而古人書本，迄未放棄。尤於宋明理學家言，是非得失，始終未敢掉以輕心。讀斯編者，於編中各篇著作年月，及先曾刊布之諸種，幸能循其先後，統加披閱。余縱未敢自認爲已得定論，然畢生心力所萃，決不願於先賢要有軒輊，則區區之誠，所欲掬誠以告於讀者之前也。又余爲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一篇，收入前編，發明元儒皆高蹈不仕，隱遯林野，其風迨明之開國不變。尤於讀草木子一書有深感，因悟宋明兩代政風不同。宋崇儒道，明尚吏治。永樂族誅方正學一案後，明儒淡於仕進之心，益潛存難消，故吳康齋特爲明代理學之冠冕。陽明稍不然，乃遊其門者，皆多無意於科第。故王學末流，惟盛唱人皆可以爲聖之高論，而治平大道，多不顧及。道釋兩家乘機暗滋，而三教同歸之說遂成時代之潮流。東林叢山起而矯之，而明祚已不永。此亦治明代理學者一極當注意之問題也。此乃關涉明史之部分，此冊所收各篇，於斯未有詳論，故特著於此，幸讀者其繼續深研之。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錢穆識，時年八十有三。

內 容 簡 介

本篇共收文十七篇，以討論有明一代之理學思想為主，尤以陽明一派為中心。特於王龍谿羅念菴兩人平日交往言論異同，詳加闡申，以見浙中江右王門之歧趨所在。公安三袁學一篇，從其學術思想之基本處發論，則其文學上成就之利弊得失高下深淺，亦可言外得之矣。載山一策，所收材料，多為梨洲遺棄不錄者，從此可深窺梨洲所為學業之偏失處。編末附朱子學流行韓國考一文，詳論李退溪李栗谷宋尤益韓南塘四人。宋尤益以前皆在明代，惟韓南塘已及清初，可見宋明理學成就影響達及韓國以至日本之一斑。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目次

序

明初朱子學流衍考	一
讀程篁墩文集	三四
羅整菴學述	四五
陽明良知學述評	六八
讀陽明傳習錄	八五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	九五
說良知四句教與三教合一	一二四
略論王學流變	一五三
王龍谿略歷及語要	一六七

摘錄龍谿集言禪言二教	一七六
羅念菴年譜	一八八
讀陳建學菴通辨	二一三
記公安三袁論學	二三一
顧涇陽高景逸學述	二四五
讀劉蕺山集	二六八
宋明理學之總評騭	二七九
朱子學流衍韓國考	二八九

明初朱子學流衍考

(上) 吳康齋胡敬齋學述

黃梨洲明儒學案，崇仁吳與弼康齋褒然居首。並曰：椎輪爲大輅之始，層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又備引東林顧涇陽涇凡兄弟及其師劉戡山稱崇康齋爲之辨誣諸說。是康齋可謂受有明一代儒林所推重。余謂康齋集十二卷，詩占七卷，日錄占一卷，梨洲學案僅摘鈔其日錄，康齋爲人爲學之精神面貌，已顯著無遺。惟其詩與其日錄，皆如章袞所謂，乃康齋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理學家爲詩，上有康節，下有白沙，皆畢生從事於此，而康齋亦然。人皆知康節白沙詩，而康齋實爲其蜂腰，其詩尤平實。康節白沙爲詩，不脫山林湖海氣味，康齋則確然一農村老儒。日錄所謂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其詩卽此境界。劉戡山謂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亦讀其詩而可徵。故凡讀康齋日錄，必能兼誦其詩，庶乎益可想像一代名儒於其日常平澹淳樸之生活中。至於事功著述，聲名言論，皆其

餘事。其無可稱道處，正其無可企及處。顧涇凡謂其曠然自足，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是也。

惟余於梨洲崇仁一案，僅言其一稟宋人成說，而於其獨尊朱子以爲高山之仰止者，未加點明，稍感遺憾。本篇特於此節，略加稱引，餘不他及。

康齋日錄中，屢記夢孔子朱子，其記夢朱子有曰：

夢侍晦菴先生側，先生顏色藹然，而禮甚恭肅焉，起敬起仰也。

此條在乙己，康齋當年三十五。

又

昨夜夢同三人觀漲，擬同訪朱子，不勝悵歎而覺。

此條在丙子，距上引一條三十一年。

又

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

此條在辛巳，距前引一條又五年，康齋年七十一。此外日錄中屢及文公先生晦庵先生朱子等云云諸條，茲不備引。

詩集卷一有默詠鵝湖倡和詩偕次其韻一首，詩曰：

先哲高風悉所欽，考亭朱子益留心，滄溟浩浩吞諸水，泰華巍巍失萬岑。理極研精無窳

奧，形純踐履更深沉。微軀每恨生來晚，空慕聲容隔古今。

其詩在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康齋年三十四。康齋又於天順六年壬午春，特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時年七十二。詩集卷六有適閩稿，其鉛山道中一首云：

平生迂拙寸心孤，何幸身親往哲途。借問山川羣草木，當年曾識晦翁無。

其流連嚮往誠摯之情有如此。

詩集中又曰：誰能萬一朱夫子。又曰：高山慨紫陽。其他明白提及朱子，又次朱子詩爲韻作詩者極多，不備引。

文集卷八與章士言訓導書有曰：

犬馬之年三十有一矣，六歲入小學，十有六歲學詩賦，十有八歲習舉子業，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日錄云：在永樂庚寅，年二十。）觀周程張邵諸君子出處大概，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慕之。於是盡焚應舉文字，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爲心，而自學焉。今年自春初，專玩大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

又與傅秉彝書曰：

區區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玩得論語一周。十五夜誦大學並或問亦一周。身心似稍有長進。

又上嚴親書有云：

諸弟所讀書，宜只以小學四書爲急，次及諸經本文，其子史雜書，切未可輕讀。男少有所得，渾在小學四書語略近思錄言行錄。

此書在永樂二十一年癸卯，康齋年三十三歲。前引條下附註，時先生尙未見程氏遺書，朱子語類。

又曰：

晦庵先生文集千萬發回，近來覺得文公先生言語愈深切着明，但用功不逮耳。

此書在洪熙元年乙巳，康齋年三十五。

又與九韶書曰：

近承送朱子經濟文衡至，每日敬觀，正如溪澗恰漲，繼以驟雨也。意緒儘多，非筆所悉。此書在宣德元年丙午，康齋年三十六。可知此數年間，康齋進學之概況。

康齋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六學詩賦，乃承元末遺風。十八習舉業，此乃當時士人進身惟一途徑。十九從楊溥學，得窺伊洛淵源錄，乃卽盡廢舉業，其剛果豪邁有如此。永樂甲午十二年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時康齋年二十四。大全皆鈔襲元人舊著，康齋正值大全學文字訓釋之全盛時期，雖一意尊朱，一意尊朱子之四書，而能不墮入於箋註之繁，敦勵踐行，而亦不墮入於心學之玄。前有吳草廬，後有程敏政，皆激於時風，欲並提朱陸以爲矯挽，而康齋獨不然。康齋之贊朱子曰：滄溟浩浩吞諸水，泰華巍巍失萬岑，是極能欣賞朱子道問學博文之一途，而康齋亦絕不以此見長。四庫提要謂其學實能兼採朱陸之長，不知朱學中，自可有一途，能學朱，自

兼陸，謂其必兼採，是乃當時館臣之淺見陋說耳。余故特著於此，以見朱子學流衍之一風格。

康齋從遊有胡敬齋居仁，陳白沙獻章，學皆尊朱子，然敬齋深不喜白沙。梨洲學案，則謂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兩人之學最爲相近。湛甘泉若水遊白沙之門，亦以濂溪明道象山聯稱，是則白沙途轍顯有轉嚮。故羅整菴謂近世學術之誤恐自白沙始，而敬齋已先言之，則惟敬齋可謂不失康齋之渠筏也。

文敬集有三卷，其卷一復汪謙有曰：

孔子所傳，顏曾思孟所學，及孟子沒而失其傳。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元之許魯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可比。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者蓋寡焉。若雙峯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

自孔子以博文約禮爲教，此下孟子偏約，荀子偏博，不免兩歧。北宋理學諸家亦偏約，所謂喫緊爲人是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並漢宋諸儒之大成，博文之功，千古無匹，而不失約禮之精神。其詩曰：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商量舊學卽博文，涵養新知是約禮。如鳥兩翼，如車雙輪，象山譏其支離，近代人疑其近荀子，此皆不識朱子爲學之真與大。元儒在異族政權統治下，喫緊爲人，蓋所難言。許魯齋大節已虧，如人陷泥淖中，何立達可期。故元儒尊朱，終不免

走上考索註解文字書本一路。明初五經四書大全，皆元儒成業，懸爲明代一代之功令，當時諸儒不免心生鄙厭，康齋敬齋，乃皆在操存踐履上努力，而撰述之事非所重。於經史實學博文之功，即敬齋亦已不能與黃東發吳草廬相擬。影響所及，遂使明代理學，都偏向了約禮一邊。前如薛敬軒，後如羅整菴，同屬尊朱，同少博文工夫。康齋敬齋同爲醇儒。康齋尙多爲詩，敬齋則詩文並罕，益見近裏篤實。其爲學，既重涵養新知，並亦商量舊學，又若於康齋爲一轉手，而惜乎終未臻於大成兼擅之境。

卷一 奉羅一峯有云：

竊疑朱子沒，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尙未甚失。然訓解漸煩，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真。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爲學。僅有西山眞氏，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功夫。魯齋許氏，不務辭說。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陷於禪學，謂之能尊德性可乎？

此處分操存涵養與存心窮理爲二，即伊川涵養在居敬，進學則須致知，朱子合之曰居敬窮理是也。惟敬齋又似多言窮理，而少言道問學，又似以尊德性爲本，道問學爲末，亦可謂以涵養爲本，窮理爲末。其評西山眞氏有曰：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乃似顯分學業爲尊德

性涵養與窮理以及博學三項，而博學最居其末。蓋敬齋有意矯元儒之弊，不顧人務於廣覽博記，遂分別出此許多層次，其實窮理卽所以尊德性，道問學卽所以窮理，當時朱子教人，固未作此許多分別。其對象山，只謂自己在道問學方面多了些，固非顯分尊德性與道問學爲二而有所軒輕也。

又復于先生有云：

念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訓詁務博爲業，以註書爲能傳道。使世之學者淺陋昏昧，無窮理力行之實，此有志者不能不以爲憂也。

其實朱子亦何嘗不博學，何嘗不註書，其竭一生之力註四書，亦何嘗不以爲其能傳道，敬齋特痛懲元儒流弊，故意提出窮理力行四字，似把窮理與道問學再加分開，把考索註解，博物洽聞，過分擱棄一邊。自康齋已有此趨嚮，而敬齋更明言之，遂成此下明儒風氣，終於道問學博文一邊疎了。惟康齋、敬齋用意謹嚴，猶與此下明儒由空疏而轉入狂放，有大不同，此則不可不深辨也。

又奉夏憲副有云：

古之學校，所繫甚重。蓋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士之所學者，無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自漢魏以下，學校之教，不過以訓詁記誦爲業，未嘗卽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蕭曹房杜等，號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事事

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至宋之時，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修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賁雖愚弱，竊有感焉，每欲學之而未能也。

此篇見解極高，議論極大。主張政以教出，治以明道，學校與政府，期能密切聯成一體，而學校職責，猶在政府之上。不僅作育人才，以供政府之任使，尤在講明治道，以備政府之遵循。由此可知敬齋所主之窮理，不僅爲修身，並以爲治世。由此闡申，則博文一途終不可避。明代理學家，鑒於元儒之弊，因噎廢食，似乎於此一途有戒心，遂多眼高空腹之病。卽康齋門下，白沙已屢爲敬齋所譏斥，而此下終亦不免多要轉入象山路上。此因失卻康齋、敬齋之謹嚴，不得謂康齋、敬齋卽有以啓其機也。

敬齋之譏斥白沙，屢見於文敬集，如復張廷祥有云：

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爲物累，而不屑爲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法爲太嚴，先儒傳義爲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真。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

此言下學，又言先儒傳義，可見敬齋論學，本非有偏。特內外本末輕重之間，不能大氣並包而達於融和一貫。徒求之於形似之間，則若與白沙無大相異耳。

又與羅一峯有云：

公甫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其與何時矩書，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曰：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是一箇儻侗自大之言，非真見此道之精微者。乃老莊佛氏之餘緒。

又奉憲副張希仁有云：

陳公甫學太高虛超脫，於正學有害。

又與丘時雍有云：

公甫資性英明，才氣高邁。抱負宏大。觀其詩，皆雄才大略之所發，其體律句語，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豈其以此爲重而用心乎，抑以此爲末而不爲所累乎。人之心虛靈不測，涵具萬理，必其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故僕之所以望於公甫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也。

心具萬理，必能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白沙在此等處，似亦與敬齋見解相同，而兩人所用工夫則不同。敬齋評白沙，曰清虛，曰虛妙，曰高虛。皆謂徒虛其心而不能涵具萬理，唯其如此，其心乃仍不免有所累，非能真達於虛靈之境，如其肆力於爲詩即是。此乃敬齋深研心學，故能指出白沙疵類所在。然此等意境，仍然近似於明道之以玩物喪志戒人，却未有真契於朱子之以格物窮理勉人之意，此亦不可不辨也。